俠義傳

俠義傳卷二十一

一百一回　兩個千金眞假已辨　一雙刺客姸媸自分

且說施生同錦箋乘馬佳蕙坐了一乘小轎來至泊邊擺下祭禮換了素服施生與佳蕙拜奠錦箋只得跟相公後面行禮佳蕙此時哀哀戚戚的痛哭甚至施生也是慘慘悽悽淚流不止錦箋在傍懇懇切切百般勸慰痛哭之後復又拈香候香燼的工夫大家觀望江景只見那邊來了一幫官船却是家眷行李船頭上艙門口一邊坐着一個丫鬟裡面影影綽綽有個半老的夫人同着一位及笄的小姐還有一個年少的相公船離江近不由的都往岸邊瞭望見施生背着手兒遠眺江景瞧佳蕙手持叩

帕仍然拭淚小姐看了多時指訓着對相公說道兄弟你看那夫人的面貌好似佳蕙小相公尚未答言夫人道我見俏言世間面貌相同者頗多他若是佳蕙那肩必是施生了小姐方不言語惟有秋水凝眸而已原來此船正是金太守的家眷何氏夫人攜着牡丹小姐金章公子何氏夫人早已看見岸邊有素服祭奠之人仔細看來正是施生與佳蕙施生是自幼見常見的佳蕙更不消說了心中已覺慘切之至一來惟恐小姐傷心現有施生不大穩便二來又因金公脾氣不敢造次相認所以說了一句世間面貌相同者多船已過去到了停泊之處早有丁雄呂慶在那裡伺候迎接呂慶已從施公處同來知是金公家眷

到了連忙伺候僕婦了轎上前攙扶着葉州乘轎直奔長
沙府衙門去了不多時金老爺亦到了丁雄呂慶上前請安
說家老爺備的馬匹在此請老爺乘用金公笑吟吟的道
你家老爺在那裡呢丁雄道在公館恭候老爺金公忙接
孫攙呂慶墜蹬上了坐騎丁雄呂慶也上了馬呂慶在前
引路丁雄策着馬在金公旁邊金公問他幾時到的長沙
你家老爺見了書信說些甚麼丁雄道小人回來時極其
迅速不多幾日就到了家老爺見了老爺的書信小人不
甚明白矣老爺見了家老爺再爲細述金公點了點頭說
話間丁雄一伏身叭喇喇馬已跑開又走了不多會只見
郡太守同定闔署官員俱在郡裡等候此時呂慶已然下

馬急忙過來伺候金公下馬二位太守彼此相見歡喜不盡同到公廳之上衆官員又從新參見金公一一應酬了幾句即請安歇去罷衆官員散後二位太守先敘了些彼此渴想的話頭然後擺上酒餚方問及完婚一節邵老爺將錦箋佳蕙始末原由述了一遍金公方纔大悟全與施生小姐毫無相干二人暢飲闊敘酒飯畢後金老爺請邵老爺同署邵老爺又陪坐多時方纔各別坐轎回衙此時施生早已回來了獨獨不見了艾虎好生着急忙問書童書童說艾爺並未言語不知向何方去了施生心中甚悔暗自揣度道想是賢弟見我把他一人丟在此處他賭氣的走了明日却又往何方找尋去呢無奈何回身來至臥

室卻又不見了佳蕙不多時了鬟來回道奶奶叫同老爺知道方纔接得金太守家書誰知金小姐依然無恙奶奶在那裡伺候小姐呢候諾　已畢回來再爲細稟施生聽來了不覺詫異卻又暗暗歡喜忽聽邵老爺回衙連忙迎接相見畢邵老爺也不進內便來至東路所之內安慰施生賠些邵老爺道我今日面見金兄伊已說明你金老伯不但不怪你反倒後悔還說明日叫賢姪隨到任上與牡丹完婚明日必到衙署同拜於我賢姪理應見見爲是施生喏喏連声又與邵公拜揖深深謝了敘話多時方纔回轉臥室卻好佳蕙回來施生便問牡丹小姐如何死而復生佳蕙一一說了又言夫人視如兒女小姐情同姊妹幾要

受如此大恩實實不忍分離今日回明老爺明日娶妻就要隨任所俟完婚之日再爲伺候老爺說罷磕下頭去施生連忙攙起道理應如此適纔邵老爺已言向我說明且金老爺還要叫我隨赴任上完婚我想離別父母日久我還要到家中探望探望俟稟明父母再赴任所也不爲遲佳蕙道正是收什行裝已畢伏侍施生安寢不提且說金、公在公館大廳之內請了智公又來談了許久智化惟恐金公勞乏便告退了原來智化隨金公前來處處留神每夜人靜改換行裝不定內外巡查幾次此時天已二鼓智爺扎抹停當從公館後面悄悄的往前巡來剛至卡子門傍猛抬頭見倒廳有個人影往前張望智爺一聲見也不

言語反將身形一撥兩個腳尖兒在地突突突順着牆根直奔倒座東耳房而來到了東耳房將身一躬腳尖兒墊勁兒嗖負上了東耳房抬頭見倒座北耳房高着許多也不驚動倒座上的人且往對面觀瞧見廳上有一人爬伏兩手把住椽頭兩腳撐住瓦隴倒垂勢往下觀瞧智爺暗道此人來的有些蹊蹺倒要看着忽見脊後又過來一人短小身材極其伶便見他將跁伏那人的左腳登的磚一抽那人腳下一鬆猛然一跳急將身形一長從新將腳拔了一按復又爬伏本人却不理會這邊智化看的明白見他將身一長背的利刃已被那人兒抽去智爺暗暗放心止於防着對面那人而已轉眼之間見爬伏那人從正房

上翻轉下來趕步進前回手剛欲抽刀誰知到了皮鞘暗說不好轉身纔待要走只見迎面一刀砍來急將腦袋一歪身體一側噗哧左膀着刀哟呀一声栽倒在地艾虎高声嚷道有刺客早有聽見有人接声說道對面上房還有一個呢艾虎轉身竟奔倒座却見倒座上的人跳到西耳房身形一幌巳然越過墙去艾虎却不上房就從這邊一伏身竄上墙頭這邊落下脚底尚未站穩覺的耳邊凉風一股他却一轉身將刀往上一迎只聽咯噹一声刀對刀火星亂迸只聽對面人道好真正伶俐改日再會請了一個健步脚不沾地直奔樹林去了艾虎如何肯捨隨後跳緊追來到了樹林左顧右盼毫不見個人形忽聽有人喊

道來的可是艾虎兒麼有我在此艾虎驚喜道正是可是師父麼賊人那裡去呢智爺道賊已被擒艾虎尚未答言只聽賊人道智大哥小弟若是賊大哥你呢智爺連忙追問原來正是小諸葛沈仲元即行釋放便問一聞現在那裡沈仲元將在襄陽王處說了艾虎早已過來見了智爺轉身又見了沈仲元沈仲元道此是何人智化道怎麽賢弟忘了麽他就是館童艾虎沈爺道嗳呀敢則是令徒嗎怪道怪道所謂强將手下無弱兵好個伶俐身段只他那抽刀的輕快與越墻的躲閃直正靈通之至智化道好是好未免還有些鹵莽欠些思慮幸而樹林之內是劣兄在此倘若賢弟令人在此埋伏小徒豈不吃了大虧呢說的

沈爺也笑了艾虎却暗暗佩服智爺又問道賢弟你可必單單在襄陽王那裡作甚麼沈爺道有的沒的幾個好去處都被衆位哥哥兄弟們佔了就剩了個襄陽王說不得小弟任勞任怨罷了再者他那裡一舉一動若無小弟在那裡外面如何知道呢智化聽了嘆道似賢弟這番用心又在我等之上了沈爺道分甚麼上下你我不能致君澤民止於借俠義二字了再終身而已有甚講究智爺連連點頭稱是又托沈爺儻有事關重大務祈幫助沈爺滿口應承彼此分手小諸葛却同襄陽去了智化與艾虎一同來至公館此時巳將大招綑縛金公正在那裡盤問方貂仗着血氣之勇毫無畏懼一一據實說來金公詐了口供

將他帶下去令人看守然後智爺帶了小俠拜見了金公將來歷說明金公感激不盡等到了次日同拜邵老爺入了衙署二位相見就坐金公先把昨夜智化艾虎拿住刺客的話說了邵老爺立刻帶上方貂略問了一問果然口供相符即行文到首縣寄監將養傷痕嚴加防範以備押解東京邵老爺叫請智化艾虎相見金老爺請施俊來見不多時施生先到拜見金公金公甚覺靦顏認過不已施生也就謙遜了幾句剛然說完只見智爺同着小俠進來恭見邵老爺邵公以客禮相待施生見了小俠歡喜非常道賢弟你往那裡去來叫為兄好生着急大家便問你二位如何認得施生先將結拜的情由說了一遍然後小俠

道小弟此來非是要上卧虎溝是為捉拿刺客而來大家駭異問道如何就知有刺客呢小俠將私探襄陽府遇見二人說的話因此急急趕來惟恐預先說了走漏風聲再者又恐兄長躭心故此不告辭而去望祈兄長莫怪大家聽了纔說金公感激連邵老爺與施生俱各佩服飲酒之際金公就請施生隨任完婚施生道只因小婿離家日久還要到家中探望雙親俟禀明父母後再赴任所今日且叫佳蕙先隨到任不知岳父大人以為何如金公點點頭也倒罷了智化道公子回去難道獨行麼施生道有錦箋跟隨智化道雖有錦箋也不濟事我想公子回家固然無事若禀明令尊令堂之後趕赴襄陽這幾日的路程恐有

些不便一句話提醒了金公他乃屢次受了驚恐之人遂連說道是吓還是恩公想的周到似此如之奈何智化道此事不難就叫小俠保護前去包管無事艾虎道弟子願往施生道又要勞動賢弟愚兄甚是不安艾虎道這勞甚麼大家計議已定還是女眷先行起身然後金公告別邵老爺諄諄要送金老爺苦苦攔住只得罷了此時錦箋已備了馬匹施生送岳父送了幾里也就同去了回到衙署的東院書房邵老爺早吩咐丁雄備下行李盤費交代明白剛要轉後只見邵老爺出來又與他二人餞別諄諄囑咐路上小心施艾二人深深謝了臨別叩拜二人出了衙署錦箋已將行李扣備停當丁雄幫扶伺候主僕三人乘

馬竟奔長洛縣施家莊去了金牡丹事好容易收煞完了後面雖有歸結也不過是施生到任完婚牡丹佳話一妻一妾三人和美非常再要斜說那些沒要緊之事未免耽悟正文如今就得由金太守提到巡按顏大人說緊關節要爲是想顏巡按起身在太守之先金太守既然到任顏巡按不消說了自然是早到了自顏查散到任接了呈子無數全是告襄陽王的也有霸佔地畝的也有搶奪妻女的甚至有稚子弱女之家無故搜羅入府稚子排演優伶弱女教習歌舞黎民遭此慘害不一而足顏大人將眾人一一安置叫他們俱各好好回去不要聲張也不用再遞催呈本院必要設法將襄陽王拿獲與爾等報仇雪恨眾

百姓叩頭謝恩俱各散去誰知其中就有襄陽王那裡暗暗派人前來假作呈詞告狀探聽巡按言詞動靜如今既有這樣的口氣他等便回去啟知了襄陽王不知奸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二回　錦毛鼠初探冲霄樓　黑妖狐重到銅網陣

且說奸王聽了探報之言只氣得怪叫如雷道孤乃當今皇叔顏查散他是何等樣人擅敢要拼拿孤家與百姓報仇雪恨此話說的太大了實實令人可氣他仗的包黑子的門生竟敢藐視孤家孤家要是叫他好好在這裡爲官如何能彀成其大事必須設計將他害了一來出了這口惡氣二來也好舉事因此轉想起俗言捉奸要雙拿賊要

賊必是孤家聲勢大了朝廷有些知覺孤家只用把盟書放好嚴加防範不落他人之手無有對證如何誣賴孤家呢想罷便吩咐集賢堂衆多豪傑光棍每夜輪流看守冲霄樓所有消息線索俱各安放停當額外又用弓箭手長鎗手儻有動靜鳴鑼為號大家齊心努力勿得稍為懈弛奸王這裡雖然防備誰知早有一人暗暗探聽了一番你道是誰就是那爭強好勝不服氣的白玉堂自顏巡按印到任以來大人與公孫先生料理公事忙忙碌碌毫無暇晷而且案件中多一半是襄陽王的他卻悄地裡訪查已將八卦銅網陣聽在耳內到了夜間人靜之時改扮行裝出了衙署直奔襄陽府而來先將大槩看了然後越過

牆去處處留神在集賢堂竊聽了多時夜靜無聲從房上越了幾處牆垣早見那邊有一高樓直冲霄漢心中暗道怪道起名冲霄樓果然巍峩且自下去看看回手掏出小个石子輕輕問路細細聽去却是實地連忙飛身躍下躡足潛踪滑步而行來至切近一立身他却摸着木城板做的圍城下有石基上有垛口垛口上面全有鋒鋩中有三門緊閉用手按了一按裡面關的紋絲兒不能動只得又走了一面依然三個門戶也是雙扇緊閉一連走了四面皆是如此自己暗道我已去了四面大約那四面亦不過如此他這八面每面三門想是從這門上分出八卦來聞得奇門上有個八門遁閣三奇大木惜乎我不曉得今日

是甚麼日干看此光景必是逢閏之期所以俱各緊緊關閉我今日來的不巧了莫若暫且回去改日再來打探看是如何想罷剛要轉身只聽那邊有一個小小更棚有鑼聲又是梆響卻是巡更的來了他却留神一看見那邊有座小小更棚連忙蹤至更棚的後面側耳細聽不多時只聽得鑼梆齊鳴到了更棚歇了一人說道老王吓你該當走走了讓我們也歇歇一人答道你們只管進來歇着罷今日沒事你忘了咱們上次該班不是遇見了這麼一天麼各處門全關着怕甚麼呢今兒又是如此咱們彷彿是個歇班日子偷點懶兒狠使得又一人道雖然如此上頭傳行的緊鑼梆不斷工夫大了頭兒又要聞下來了何苦

呢說不得王鏵八的你二位辛苦辛苦回來我們再換你
又一人進來別頑笑鬧巧話兒他姓王行三我姓李行八
你要稱姓索性都稱姓要叫排行都叫排行方纔你叫他
老王叫我老八已然不受聽了這時候叫起王第八來了
你怎麼想來着你們倆湊起來更不彀一句呢你的小名
叫小兒他的小名叫大頭我也把你兩人掐到一塊兒叫
你們兩人小腦袋瓜兒咱們看誰便宜誰吃虧說罷笑着
巡更去了白玉堂趁着鑼梆聲音暗暗離了更棚躥房躍
牆回到署中天已五鼓悄悄進屋安歇到了次日便拶了
金輝的手本顏大人即刻相見金輝就把赤石崖捉了盜
首藍驍現在卧虎溝看守十里堡拿了刺客方貂交到長

抄府監禁此二人係趙爵的硬證必須解赴東京的話說了顏大人吩咐趕緊辦了奏摺寫了稟帖派妥當差官先到長沙起了方貂沿途州縣俱要派役護送後到卧虎溝押了藍驍不但官役護送還有歐陽春丁兆蕙暗暗防備丁二爺因要到家中探看所以約了北俠諸事已畢仍要同赴襄陽後文再表且說黑妖狐智化自從隨金公到任他乃無事之人同張立出府閒步見西北有一去處山勢巉巖樹木葱鬱二人慢慢順步行去詢之土人此山名曰方山及至臨近細細賞玩山上有廟朱垣碧瓦宮殿巍峩山下有澗曲折迴環清水漣漪水曲之隈有座漢臯臺石經之畔又有解佩亭乃是鄭交甫遇仙之處這漢臯就

是方山的別名而且房屋樓閣不少雖則傾倒不過略爲修補即可居住以此妙境却不知當初是何人的名園智化端詳了多時暗暗想道好個藏風避氣的所在聞得聖上爲襄陽之事不肯彰明較着要暗暗削去他的羽翼將來必有鄉勇義士歸附儻是聚集人也不少難道俱在府衙居住麼莫若回明金公將此處修理修理以備不虞豈不大妙想罷同張立回來見了太守回明此事金公深以爲然又稟明按院便動工修理智化見金公辦事經直晝夜勤務心中暗暗稱羨不已這日猛然想起奸王誥造沖霄樓設立銅網陣我與北俠丁二弟前次來時未能探訪如今我却閑在這裡何不悄地前去走走主意已定便告

訴了張立我找們相知今夜惟恐不能回來暗暗帶了夜行衣百寶囊出了衙署直奔襄陽王的府第而來找了寓所安歇到二鼓之時出了寓所施展飛簷走壁之能來至木城之下留神細看見每面三門有洞開的有關閉的有中間開兩邊閉的有兩邊開中間閉的有兩門連開單閉一頭的又有單閉的連開兩門的其中還有開着一扇掩着一扇的八面開閉全然不同與白玉堂探訪時全不相同智化畧定了精神辨了方向心中豁然明白暗道是了他這是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的卦象排成我且由正門進去看是如何及至來到門內裡面又是木板牆斜正不一大小不同門更多了曲折彎轉左右往來本欲按東

却是向西及要往南反倒朝北而且門戶之內真的假的
開的閉的迥不相同就是夾道之中通的塞的明的暗的
不一而足智化暗道好利害法子幸虧這裡無人隱藏黨
有埋伏就是要跑却從何處出去呢正在思索忽聽拍的
一聲打在木板之上呱噠又落在地下仿彿有人擲磚瓦
却是在木板子那邊這邊左右留神細看又不見人智化
納悶不敢停步隨彎就彎轉了多時剛到一個門前只見
嗖的一下連忙一轉身那邊木板之上拍的一響一物落
地智化連忙撿起一看却是一塊石子暗暗道這石子乃
五弟白玉堂的技藝難道他也來了麼且進此門看看去
一伏身進門往傍一閃是隄防他的石子抬頭看時見一

人來張西望形色倉皇連忙悄悄與道五弟五弟劣兄智化在此只見那人往前上奏道小弟正是白玉堂智兄幾時到來智化道劣兄來了許久回耐這些門戶鬧的人眼迷心亂在也看不出方向來賢弟何時到此白玉堂道小弟也來了許久了果然的門戶曲折令人難測你我從何旋出去方好智化道劣兄進來時心內明明白白如今左旋右轉鬧的糊裡糊塗竟不知方可了這便怎麼處只聽木板那邊有人接言道不用忙有我呢智化與白玉堂轉身往門外一看見一人迎面而來智化細細留神滿心歡喜道原來是沈賢弟麼沈仲元道正是二位既來至此那位是誰智化道不是外人乃五弟白玉堂彼此見了沈仲

元道索性隨小弟看個水落石出二人道好沈仲元在前引路二人隨後跟來又過了好些門戶方到了冲霄樓只見此樓也是八面朱窗玲瓏週圍玉石柵欄前面丹墀之上一邊一個石象馱定寶瓶別無他物沈仲元道咱們就在此打坐此地可遠觀不可近玩說罷就在臺基之上拂拭了拂拭三人坐下沈爺道今日乃小弟值日之期方纔聽得有物響木板之聲便知是兄弟們來了所以纔迎了出來虧得是小弟若是別位難免声張起來白玉堂道小弟因一時性急故此飛了兩個石子探探路徑沈爺道二位兄長莫怪小弟說以後衆家弟兄千萬不要到此這樓中消息索線利害非常奸王惟恐有人盜去盟書所以嚴

加防範每日派人看守樓梯最為要緊智化道這樓梯却在何處沈爺道就在樓底後面猶如馬道一般梯處下面有一鐵門裡面僅可存身如有人來只用將索簧上安壹等拿人這製造的底細一言難盡二位兄長回去見了衆家弟兄嚀囑一番千萬不要到此樓若入了圈套惟恐性命難保休怪小弟言之不早也白玉堂道他既設此機關難道就罷了不成沈仲元道如何就罷了呢不過暫待時日俟有機緣小弟探準了誆設法破了索簧只要消息不動那時就好處治了智化道全仗賢弟幫助沈仲元道小弟當得效勞兄長只管放心智化道我等從何處出去呢沈仲元道隨我來三人立起身來下了臺基沈仲元道

今日乃戊午日干震爲長男兌爲少陰內卦八兌爲擇左轉行去便到了外邊震爲雷若往右邊走錯門戶皆閉是再出不去的他這製造的外有八卦內分六十四爻所以有六十四門這其中按着奇門休生傷杜景死驚開的部位安置一爻一個樣兒周而復始剛復往來是再不能錯的說着話已然過了無數的門戶果然俱是從左轉不多時已看見外邊的木城沈仲元道二位兄長出了此門便無事了以後千萬不要到此恕小弟不送了智化二人謝了沈仲元暗暗離了襄陽王府智化又向白玉堂諄囑了一番方纔分手白玉堂回轉按院衙門智化悄地裡到了寓所至次日方回太守衙門見了張立無非託言找個相

郊未遇私探一節毫不提起且說白玉堂自從二探銅網陣心中鬱鬱不樂茶飯無心這日顏大人請至書房與公孫先生靜坐閑談雨墨烹茶伺候說到襄陽王所有收的呈詞至今並未辦理奸王目下嚴加防範無隙可乘顏大人道辦理民詞却是極易之事只是如何使奸王到案呢公孫策道言雖如此惟恐他暗裡使人探聽又恐他別生枝葉攛掇他那裡既然嚴加防範我這裡時刻小心白玉堂道先生之言甚是第一做官以印為主便吩咐雨墨道大人印信要緊從今後你要好好護持不可忽略雨墨領命纔待轉身白玉堂喚住道你往那裡去雨墨道小人護印去白玉堂笑道你別要性急提起印來你就護印去方

纔若不提起你也就想不起回來了何必忙在此時呢再者還有一說隔墻須有耳牕外豈無人焉知此時奸王那裡不有人來窺探你這一去提撥他了曾記當初俺在開封盜取三寶之時原不知三寶放於何處因此用了個拍手投石問路之計多虧郎官包興把俺領了去俺纔知三寶所在你今若一去豈不是前車之鑒麼不過以後留神就是了兩盟連連稱是白玉堂又將誆誘南俠入島暗設線網拿住展昭的往事述了一番彼此談笑至二鼓之半白玉堂辭了顏大人出了書房前後巡查又吩咐更夫等務要慇懃回轉屋內去了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三回　巡按府氣走白玉堂　逆水泉搜求黃金印

且說白五爺回到屋內總覺心神不定坐立不安自己暗暗詫異道今日如何眼跳耳鳴起來只得將軟靠扎縛停當跨上石袋彷彿預備厮殺的一般一夜之間驚驚恐恐未能好生安眠到了次日覺的精神倦怠飲食懶餐而且短歎長吁不時的磨拳擦掌及至到了晚間自已却要早些就寢誰知躺在床上千思萬慮一時攢在心頭翻來覆去反倒焦急不寗索性賭氣子起來穿好衣服跨上石袋佩了利刃來至院中前後巡邏由西邊轉到東邊猛聽得人声嘈雜嚷道不好了西廂房失了火了白玉堂急急從東邊趕回來抬頭時見火光一片照見正堂之上有一人站立回手從袋內取出石子揚手打去只聽噗哧一声倒

而復立白玉堂暗說不好此時衆差役俱各看見又嚷有賊又要救火白玉堂一眼看見雨墨在那裡指手畫脚有派衆人連忙救向前來道雨墨你不護印張羅這些做甚麼一句話提醒了雨墨頓至大堂裡面一看哎呀道不好了印匣失去了白玉堂不暇細問轉身出了衙署一直追趕下去早見前面有二人飛跑白玉堂一壁趕一壁掏出石子隨手擲去却好打在後面那人身上只聽咯噹一声却是木器声音那人往前一撲可巧跑的脚急收煞不住噗哧嘴吃屎爬在塵埃白玉堂早巳趕至跟前照着脖後連脖子噹的一下踩了一脚忽然前面那人抽身回來將手一揚弓弦一響白玉堂踩脚伏身眼光早巳注定前面

那人回身揚手絃響知有暗器身體一蹲那人也就湊近一步好白玉堂急中生智故意的將左手一揚臉前面那人只打量白玉堂韓傷急奔前來白玉堂覷定將右手石子飛出那人忙中有錯忘了打人一拳防人一脚只聽拍面上早已着了石子嗳呀了一声顧不得救他的夥計負痛逃命去了白玉堂也不追趕就將爬伏那人按住摸了摸脊背上却是印匣滿心歡喜隨即背後燈籠火把來了多少差役因聽雨墨說白五爺趕賊人故此隨後趕來幫助見白五爺按住賊人大家上前解下印匣將賊人綁縛起來只見這賊人滿臉血漬鼻口皆腫却是遭栽帶躁的差役捧着印匣押了賊人白五爺跟隨在後同到衙署點

時西廂房火已撲滅顏大人與公孫策俱在大堂之上兩邊在傍亂抖房上之人已然拿下却是個吹氣的皮人兒差役先將印匣安放公堂之上兩邊一眼看見咯噔的他也不抖了然後又見衆人推擁着一個滿臉血漬矮胖之人到了公堂之上顏大人便問你叫甚麼名字那人也不下跪聲音洪亮答道俺號鑽雲燕子又叫坐地炮申虎那個高大漢子他叫神手大聖鄧車公孫策聽了忙問道怎麼你們是兩個同來的麼申虎道何嘗不是他偷的印匣却叫我背着的公孫策叫將申虎帶將下去說話間白五爺已到將追賊情形如何將申虎打倒又如何用石子把鄧車打跑的話說了公孫策搖頭道如此說來這印匣須

要打開看看方纔放心白五爺聽了肩頭一皺暗道念書人這等腐氣共總有多大的工夫難道他打開印匣單把印拿了去麼若真拿去印匣也就輕了如何還能彀沉重呢就是細心也到不了如此的田地且叫他打開看了我再奚落他一番卽說道俺是粗莽人沒有先生這樣細心想的周到倒要大家看看回頭吩咐雨墨將印匣打開雨墨上前解開黃袱揭起匣蓋只見雨墨又亂抖起來道不不好咧這這是甚麽白玉堂見此光景連忙近前一看見黑漆漆一塊東西伸手拿起沉甸甸的却是一塊廢鐵登時連急帶氣不由的面目變色暗暗叫着自己白玉堂呀白玉堂你枉自聰明如今也被人家瞞哄了可見公孫策

比你高了一籌你豈不愧死顏查散惟恐白玉堂臉上下不來急向前道事已如此不必爲難慢慢訪查自有下落公孫策在傍也將好言安慰無奈白玉堂心中委實難安到了此時一語不發惟有愧憤而已公孫策請大人同白玉堂且上書房待我慢慢誘問甯虎顏大人會意攜了白玉堂的手轉後而去了公孫策又叫雨墨將印匣暫且包起悄悄告訴他第一白五爺要緊你與大人好好看守不可叫他離了左右雨墨領命也就上後面去了公孫策吩咐差役帶着甯虎到了自已屋內却將甯虎鬆了綁縛換上了手鐲脚鐐却叫他坐下以朋友之禮相待先論交情後論大義嗣後便替甯虎抱屈說可惜你這樣一個人竟

受了人的欺哄了申虎道此差原是奉王爺的鈞諭而來
如何是欺哄呢公孫先生笑道你眞是誠實豪爽人我不
說明你也不信你想想同是一樣差使如何他盜印你背
印匣呢果然眞有印也倒罷了人家把印早已拿去請功
郤叫你背着一塊廢鐵遭了擒獲難道你不是被人欺哄
了麼申虎道怎麼印匣內不是印麼公孫策道何嘗是印
呢方纔公同開看止於一塊廢鐵印信早被鄧車拿了去
了所以你遭擒時他連救也不救他樂得一個人去請功
呢幾句話說的申虎如夢方醒登時咬牙切齒恨起鄧車
來公孫先生又叫人備了酒餚陪着申虎飲酒慢慢探問
盜印的情由申虎深恨鄧車便吐實說道此事原是鍾雄

王在集賢堂與大家商議要害按院大人非盜印不可鄧車自逞其能就討了此差却叫我陪了他來我以為是大家之事理應幫助誰知他不懷好意竟將我陷害我等昨晚就來了只因不知印信放在何處後來聽見白五爺說叫雨墨防守印信我等聽了甚是歡喜不想白五爺又吩咐雨墨不必忙在一時惟恐隔墻有耳我等深服白五爺精細就把雨墨認准了我們就回去了故此今晚纔來可巧雨墨正與人講究護印之事他在大堂的裡間我們揣度印匣必在其中鄧車就安設皮人叫我在西廂房放火為的是惑亂眾心匆忙之際方好下手果然不出所料眾人只顧張羅救火又看見房上有那皮人登時鼎沸起來

趁此時劉車到了裡間提了印匣越過墻垣我隨從也出了衙署尋覓了多時方見那車也就把印匣交付於我想來就在這個工夫他把印拿出去了纔放上廢鐵可恨他爲甚麼不告訴我呢我若早知是塊廢鐵久已的就擲了皆着他做甚麼也不至於遭擒了越想越是他有意捉弄我了眞實令人可氣可恨公孫策又問道他們將印盜去意欲何爲申虎道我索性告訴先生罷襄陽王已然商議明白如若盜了印去要丟在逆水泉內公孫策暗暗吃驚急問道這逆水泉在那裡申虎道在洞庭湖的山環之內單有一泉水勢逆流深不可測若把印丟下去是再也不能取出來的公孫策探問明白飲酒已畢叫人看守申虎

自己即來到書房見了顏大人一五一十將申虎的話說了顏大人聽了雖則驚疑却也無可如何公孫策左右一看不見了白玉堂便問五弟那裡去了顏大人道剛纔出去他說到屋中換換衣服就來公孫策道糟不該叫他一人出去急喚雨墨你到白五爺屋中說我與大人有緊要事相商請他快來雨墨去不多時回來稟道小人問白五爺伴當說五爺換了衣服就出去了說上書房來了公孫策搖頭道不好了白五爺走了他這一去除非有了印方肯回來若是無印只怕要生出別的事來顏大人着急道適纔很該叫雨墨跟了他去公孫策道他決意要去就是派雨墨跟了去他也要把他支開我原打算問明了印的

下落將五弟極力的開導一番再設法將印找回不想他竟走了此時徒急無益只好暗暗訪查慢慢等他便了自此日爲始顏大人行坐不安茶飯無心自日盼到昏黑昏黑盼到天亮一連就是五天毫無影響急的顏大人唉氣落声語言顛倒多虧公孫策百般勸慰又要料理官務這日只見外班進來禀道外面有五位官長到了現有手本呈上公孫先生接過一看滿心歡喜原來是南俠同定遠方四弟兄來了連忙回了顏大人立刻請至書房相見外班轉身出去公孫策迎了出來彼此各道寒暄獨將平不見玉堂迎接心中暗暗議轉及至來到書房顏大人也因公座見礼展爺道卑職等一來奉旨二來相諭特來在大

人衙門供職要行屬員之禮顏大人那裡肯受道五位乃是欽命而且是做老師的衙署人員本院如何能以屬員相待吩咐看坐只行常禮罷了五人謝了坐只見顏大人愁眉不展面帶赧顏盧方先問五弟那裡去了顏大人聽此一問不但垂頭不語更覺滿面通紅公孫策在傍答道提起話長就將五日前劉東盜印情由述了一遍五弟自那日不告而去至今總未回來盧方等不覺大驚失色道如此說來五弟這一去別有些不妥罷蔣平忙攔道有甚麼不妥的呢不過五弟因印信丟了臉上有些下不來暫且躲避幾時俟有了印也就回來了大哥不要多慮請問先生這印信可有些下落公孫策道雖有些下落只是難

以求取蔣平道端的如何公孫又將申虎說出逆水泉的情節說了蔣平道既有下落咱們先取印要緊堂堂按院如何沒得印信但只一件襄陽王那裡既來盜印他必仍然暗裡使人探聽又恐他別生事端須要嚴加防備方妥明日我同大哥二哥上逆水泉取印展大哥同三哥在衙署守護白晝間還好獨有夜間更要留神計議已定即刻排宴飲酒無非講論這節事體大家喝的也不暢快囫圇吃畢飯後大家安歇展爺歸住了一間盧方四人另有三間一所帶著伴當居住展爺晚間無事來到公孫先生屋內閒談忽見蔣爺進來彼此就坐蔣爺悄悄道據小弟想來五弟這一去凶多吉少小弟因大哥忠厚心路見窄三哥

又是鹵莽性子兒太急所以小弟用言語兒岔開明日弟
等取印去後大人前公孫先生須要善爲解釋到了夜間
展兄務要留神我三哥是靠不得的再者五弟吉凶千萬
不要對三哥說明五弟儻若回來就求公孫先生與展兄
將他絆住斷不可再叫他走了如若仍不回來只好等我
們從逆水泉回來再做道理公孫先生與展爺連連點頭
應允蔣平也就回轉屋內安歇到了次日盧方等別了衆
人蔣爺帶了水靠一直竟奔洞庭而來到了金山廟蔣爺
惟恐盧方跟到逆水泉懸着害怕着急便對盧方道大哥
此處離逆水泉不遠了小弟就在此改妝大哥在此專等
又可照看了衣服包裹說着話將大衣服脫下摺了摺包
在包裹之內卽把水靠穿妥同定韓彰前往逆水泉而去

這裡盧爺提了包裹進廟瞻仰了一番原來是五顯財神將包裹放在供桌上轉身出來坐在門檻之上觀看山景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四回　救村婦劉立保洩機　遇豪傑陳起望探信

且說盧方出廟觀看山景忽見那邊來了個婦人慌慌張張見了盧方說道救人呀救人呀說着話邁步跑進廟去了盧方纔待要問又見後面有一人穿着軍卒服色口內胡言亂道追趕前來盧方聽了不由的氣往上撞迎面將掌一晃腳下一踢那軍卒栽倒在地盧方趕步腳踏胸堂喝道你這厮擅自追趕良家婦女意欲何爲講說罷揚拳要打那軍卒道你老爺不必動怒小人實說小人名叫劉

立保在飛父太保鍾大王爺寨內做了四等的小頭目只因前日襄陽王爺派人送了一個罈子裡面裝定一位英雄的骨殖說此人姓白名叫玉堂襄陽王爺恐人把骨殖盜去因此交給我們大王我們大王說這位姓白的是個義士好朋友就把他埋在九截松五峯嶺下今日又派我帶領一十六個僂儸治了祭禮前來與姓白的上墳小人因出恭落在後面恰好遇見這個婦人小人以為幽山荒僻欺負他是個孤行的婦女也不過是臊皮打哈哈見並非誠心要把他怎麼樣就是這麼一件事情你老聽明白了劉立保一壁說話一壁偷眼瞧盧方見盧方愣愣何何不言不語彷彿出神忘其所以後面說的話大約全沒聽

見劉立保暗道這位別有甚麼病候罷我不趁此時逃走還等甚麼輕輕從盧方的脚下滚出爬起來就往前追趕儻倖去了到了那裡見衆人將祭礼擺妥單等劉立保劉立保也不說長也不道短走到祭桌跟前雙膝跪倒衆人同聲道一來奉上命差遣二來聞聽說死者是個好漢子來來來大家行個礼兒也是應當的衆人跪倒剛磕下頭去只聽劉立保哇的一声放声大哭衆人覺的詫異道行礼使得哭他何益劉立保不但哭嘴裡還數數落落的道白五爺阿我的白五爺今日奉大王之命前來與你老上墳差一點兒没叫人把我毀了焉知不是你老人家的默佑保護小人方纔得脫若非你老的陰靈顯應大約我這

劉立保保不住叫人家丟了活了嗳呀我那有靈有聖的百五爺下衆人聽了不覺要笑只得上前相勸好容易方纔住苦衆人原打算祭奠完了大家團團圍住一吃一喝不想劉立保餘慟尚在衆人見頭兒如此只得仍將祭礼裝在食盒裡面大家抬起也有抱怨的辛苦了這半天連個祭餘也沒嘗着也有納悶的劉立保今兒受了誰的氣來到這裡借此發洩呢俱各猜不出是甚麽原故劉立保眼尖見那邊來了幾個獵戶各持兵刃知道不好他便從小路兒溜之乎也這裡僂羅抬着食盒紛紛不防脇叉拍叉一陣亂響將食盒傢伙砸了個稀爛其中有兩個獵戶一個使棍一個托叉問道劉立保那裡去了衆僂儸中有認

們二人的便說道座大爺曾二爺這是怎麼說我等並沒敢得罪尊駕為何將傢伙俱各打摔我們如何回去銷差呢只聽使棍的道你等休來問俺俺只問你劉立保在那裡傻㒩道他早已從小路逃走大爺我他則甚使棍的冷笑道好吓他竟逃走了便宜這厮你等回去上覆你家大王問他這洞庭之內可有無故劫擄良家婦女的規矩麼而且他竟敢邀截俺的妻小是何道理衆傻㒩聽了方明白劉立保所做之事大約方纔嚇哭想來是已然受了委屈了便向前央告道大爺二爺不要動怒我們回去必稟知大王將他真處實實不干小人們之事使叉的還要掄叉動手使棍的攔住道賢弟休要傷害他等上看在大王

素日清面又對衆僂羅道俺若不看你家大王的分上將你等一個也是不留你等同去務必將劉立保所做之惡說明也叫你家大王知道俺等並非無故厮鬧且饒恕爾等去罷衆僂儸抱頭鼠竄而去原來此二人乃是郎舅使棍的姓陸名彬使叉的姓魯名英方纔那婦人便是陸彬之妻魯英之妹一身好武藝時常進山搜羅禽獸因在山上就看見一群僂儸上山他傾急急藏躲惟恐叫人看見不甚雅像俟衆僂儸過去也纔慢慢下山意欲歸家可巧迎頭遇見劉立保胡言亂語道魯氏故意的驚慌將他誘下原要用袖箭打他以戒下次不想來至五顯廟前一眼看見盧方倒不好意思只得嚷道救人吓救人吓盧大爺

方把劉立保賜到這婦人也就同家告訴陸魯二人所以二人提了利刃帶了四個獵戶前來要拿劉立保出氣誰知他早以脫逃只得找尋幫苦面大漢先到廟中尋了一遍見供桌上有個包裹却不見人又吩咐獵戶四下搜尋只聽那邊獵戶道在這裡呢陸魯二人急急提至樹後見盧方一張紫面滿部髭髯身材凜凜氣槩昂昂不由暗暗羨慕連忙上前致謝道多蒙恩公救拔我等感激不盡請問尊姓大名誰知盧方自從保了劉立保之言一時慚愧心髓迷了本性信步出廟來至樹林之內全然不覺如今聽陸魯二人之言猛然還過一口氣來方纔清醒不肯說他姓名也不便再問欲邀到莊上酬謝盧方答道因有個

人在此下相等礙難久停改日再爲拜訪韻罷將手一拱
轉身竟奔逆水泉而來此時已有昏暮之際正走之間只
見前面一片火光傍有一人往下注見及至切近却是韓
彰便悄悄問道二弟怎麽樣了韓彰道四弟已經下去二
次言下面極深極冷寒氣徹骨不能多延時刻所以用乾
柴烘着一來上來時可以向火暖寒二來借火光水中以
作眼目大哥脚下立穩着再往下看盧方登住頑石往泉
下一看但見碧澄澄迴環來往浪滾滾上下翻騰那一股
冷颼颼寒氣侵人的肌骨盧方不由的連打幾個寒噤道了
不得了不得這樣寒泉逆水四弟如何受得尋不成印信
性命却是要緊怎麽好怎麽好四弟呀四弟摸的着摸不

着快些上來罷你若再不上來劣兄先就禁不起了嘴裡說着身躰已然打起戰來連牙齒咯咯咯抖的亂響韓彰見盧方這番光景惟恐有失連忙過來攙住道大哥且在那邊向火去四弟不久也就上來了盧方那裡肯動兩隻眼睛直勾勾的往水裡緊瞅半晌只聽忽喇喇水面一翻見蔣平剛然一冒被逆水一滾打將下去轉來轉去一連幾次好容易扒着沿石將身躰一長出了水面韓彰伸手接住將身往後一仰用力一提這纔把蔣平拉將上來攙到火堆烘烤暖寒邉了一會蔣平方說出話來道好利害好利害若非火光險些兒心頭迷亂了小弟被水滾的已然力竭筋疲了盧方道四弟亦印信雖然要緊再不要下

去了蔣平道小弟也不下去了回手在水靠內掏出印來道有了此物我還下去做甚麼忽聽那邊有人答道三位功已成了可喜可賀盧方抬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陸魯二位弟兄連忙執手道為何去而復返陸彬道我等因盧公竟奔逆水泉而來甚不放心故此悄悄跟隨誰知三位特為此事到此果然這位本領高强這泉內沒有人敢下去的韓彰便問此二位是何人盧方就把廟前之事說了一遍蔣平此時却將水靠脫下問道大哥小弟狠冷我的衣服呢盧方道咱放在五顯廟內了這便怎處賢弟且穿劣兄的就罷就要脫下蔣平攔道大哥不要脫你老的衣服小弟如何穿的起來莫若將就到五顯廟再穿不遲只

見魯英早已脫下衣服來道四爺且穿上這件罷那包袱弟等已然叫莊丁拿向莊去了陸彬道再者天色已晚請三位同到敝莊暫爲歇息明早再行如何呢盧方等只得從命蔣平問道貴莊在那裡陸彬道離此不過二里之遙名叫陳起望便是舍下就罷五人離了逆水泉一直來到陳起望相離不遠早見有多少燈籠火把迎將上來火光之下看法好一座莊院甚是廣濶齊整而且莊丁人烟不少進了莊門來在待客廳上極其宏敞煊赫陸彬先叫莊丁把包袱取出與蔣平換了衣服轉眼間已擺上酒餚大家敘坐方纔細問姓名彼此一一說了陸魯二人本久已聞名不能親近如今見了爲勝敬仰陸彬道此事我弟兄

早已知之因五日前來了個襄陽王府的站堂官此人姓雷他把盜印之事述說一番弟等不勝驚駭本要攔阻不想他已將印信撂在逆水泉內纔到敝莊我等將他埋怨不已陳說利害他也覺的後悔情平事已做成不能更改自他去後弟等好生的替按院大人憂心誰知蔣四兄有這樣的本領弟等真不勝拜服之至蔣爺道豈敢豈敢請問這姓雷的不是單名一個英字在府衙之後二里半地八寶莊居住可是麼陸彬道正是正是四兄如何認得蔣平道小弟也是聞名却未會面盧方道請問陸兄這裡可有個九截松五峯嶺麼陸彬道有就在正南之上盧兄何故問他盧方聽見不由的落下淚來就將劉立保說的言

語敘明說罷痛哭薛蔣二人聽了驚疑不止蔣平惟恐盧方心路兒窄連忙遮掩道此事恐是訛傳未必是眞若果有此事按院那裡如何連個風聲也沒有呢據小弟看來其中有詐矣明日同去小弟細細探訪就明白了陸曾二人見蔣爺如此說也就勸盧方道大哥不要傷心此一節事我弟兄就不知道焉知不是訛傳呢俟四兄打聽明白自然有個水落石出盧方聽了也就無可如何而且新到初交的朋友家內也不便痛哭流涕的只得止住淚痕蔣平就將此事岔開問陸曾如何生理陸彬道小弟在此莊內以漁獵爲生我這鄉鄰有捕魚的有打獵的皆是小弟二人評論市價三人聽了知他二人是丁家弟兄一流

物甚是稱羨酒飯已畢大家歇息三人心內有事如何睡的着到了五鼓便起身別了陸家弟兄離了陳起望那敢就延急急趕到按院衙門見了顏大人將印呈上不但顏大人歡喜感激連公孫策也是誇獎佩服更有個雨墨暗暗念佛慇慇懃懃盡心服侍盧方便問這幾日五弟可有信息麽公孫策道仍是毫無影響盧方連聲嘆氣道如此看來五弟死矣又將聽見劉立保之言說了一遍顏大人尚未聽完先就哭了蔣平道不必猜疑我此時就去細細打聽一番看是如何要知白玉堂的下落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五回　三探沖霄玉堂遭害　一封印信趙爵擔驚

且說蔣平要去打聽白玉堂下落急急奔到八寶莊找着

了雷振恰好雷英在家聽說蔣爺到了父子一同出迎雷英先叩謝了救父之恩雷振連忙請蔣爺到書房獻茶寒暄敘罷蔣爺便問白玉堂的下落雷英嘆道說來實在可慘可傷便一長一短說出蔣爺聽了哭了個哽氣倒噎連雷振也為之揮淚這段情節不好說不忍說又不能不說你道白玉堂端的如何自那日改了行妝私離衙署找了個小廟存身卻是個小天齊廟自已暗暗思索道白玉堂英名一世歸期卻遭了別人的暗算豈不可氣可恥按院的印信別人敢盜難道奸王的盟書我就不敢盜麼前次沈仲元雖說銅網陣的利害他也不過說個大概並不知其中的底細大約也是少所見而多所怪的意思如何能

敬處處有綫索步步有消息呢他有存身站脚之處我白玉堂仗着一身武藝也可以支持得來儻能盜書到手那時一本奏上當今將奸王參倒還愁印信沒有麼越想越想甚是得意到了夜間二鼓之時便到了木城之下來過兩次門戶已然看慣毫不介意端詳了端詳就由坎門而入轉了幾個門戶心中不耐煩在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縧來凡有不通閉塞之處也不尋門也不找戶將如意縧拋上去用手理定絨繩便過去了一連幾處皆是如此更覺爽快無阻心中暢快暗道他雖然設了疑陣其奈我白玉堂何越過多少板墻便看見沖霄樓仍在石基之上歇息了歇息自己犯想道前次沈仲元說過樓梯在正北我且到

摟梯看看順着臺基繞到樓梯一看果與馬道相似纔待要上只見有人說道甚麼人病太歲張華在此嗖的一刀砍來白玉堂也不招架將身一閃刀却砍空張華往前一撲白玉堂就勢一腳張華站不穩栽將下來刀已落地白玉堂趕上一步將刀一拿覺着甚是沉重壓手暗道這小子好大力氣不然如何使這樣的笨物呢他那知道張華自從被北俠將刀削折他却另打了一把厚背的利刃分量極大他只顧圖了結實却忘了自已拏他不動自從打了此刀之後從未對壘厮殺不知兵刃累手今日猛見有人上梯出其不意他儘力的砍來却好白爺靈便一閃身他的刀砍空力猛刀沉是刀把他累的往前一撲再加上

白翁一脚他焉有不撒手擲刀戳下去的理呢且說白翁提着朴刀隨後趕下照着張華的咽喉將刀不過往下一拔眞是兵刃沉重的好處不用費力只聽噗哧的一聲刀會自己把張華殺了白玉堂暗道兵刃況了也有趣見殺人眞能省劲見誰知馬道之上鐵門那裡還有一人却是小瘟疸徐敞見張華喪命他將身一閃進了鐵門暗暗將蛛簧上妥專等拿人白玉堂那裡知道見樓梯無人攔擋攜着朴刀尤到了冲霄樓工從欄桿往下觀瞧其高非常又見樓却無門依然的八面玲瓏左尋右找無門可入二時性起將朴刀順着窗櫺往上一撬一撬不多的工夫窗戶已然離槽白翁滿心歡喜將左手把住窗櫺右手再一

用力牌戶已然落下扇順手輕輕的放樓內已然看見却甚明亮不知光從何生回手掏出一塊小小石子往樓內一擲側耳一聽咕嚕嚕石子滚到那邊不響了一派木板之聲白爺聽了放心將身一縱上了牕戶臺兒將笨刀往下一探果是實在的木板輕輕縱下來至樓內脚尖滑步却甚平穩往亮處奔來一看又是八面小小牕欞裡面更覺光亮暗道大約其中必有埋伏我既來到此處焉有不看之理又用笨刀將小牕署署的一撬誰知小牕嗜手放開白玉堂舉目留神原來是從下面一瓣燈光照徹上面一個燈毬此光直射至中梁之上見有絨線繫定一個小小的錦匣暗道原來盟書在此這句話尚未出口覺

得腳下一動挽待轉步不由將朱刀丟一扔只聽咕嚕一聲墜板一翻白爺說聲不好身體往下一沉覺得痛澈心髓登時從頭上至腳下無處不是利刃周身已無完膚只聽一陣鑼聲亂響人聲嘈雜道銅網有了人了其中有一人高聲道放箭耳內如聞飛蝗驟雨銅網之上猶如刺蝟一般早已的不動了這人又吩咐住箭弓箭手下去長槍手上來打着火把照看見銅網之內血漬淋漓漫說面目連四肢俱各不分了小瘟皇徐慶滿心得意吩咐拔箭血肉狼藉難以注目將箭拔完之後徐慶仰面覷觀不方有人把滑車一位銅網往上一起那把朱刀剛落將下來不歪不斜正砍在徐慶的頭上把個腦袋平分兩半一張嘴往

兩下裡一咧一邊是嗳一邊是哼連乖乖也給了他了身體往後一倒也就嗚呼哀哉了眾人見了不敢怠慢急忙來到集賢堂此時奸王已知銅網有人大家正在議論只見來人稟道銅網不知打住何人從網內落下把朴刀來將徐敞砍死句話說了奸王道雖然銅網打住一人不想倒反傷了孤家兩條好漢又不知此人是誰孤家倒要看看去眾人來至銅網之下吩咐將死屍撒抖下來已然是一塊血餅如何認得出來傍邊早有一人看見石袋道這是甚麽物件伸手拿起裡面尚有石子這石袋未傷是朴刀擋住之故沈仲元點首暗道五弟吓五弟你為何不聽我的言語竟自遭此慘毒好不傷感人也只聽鄧車

逭于歲爺萬千之喜此人非別個他乃大鬧東京的錦毛鼠白玉堂除他並無第二個用若子的這正是顏查散的幫手奸王聽了心中歡喜因此用罈子盛了尸首次日送到軍山交給鍾雄掩埋看守前次劉立保說的原非訛傳如今蔣爺又聽雷英說的傷心慘目不由的痛哭雷振在傍拭淚勸慰多時蔣爺止住傷心又問道賢弟現今奸王那裡作何計較務求明以告我幸勿吝教雷英道奸王雖然謀為不軌每日以歌童舞女為事也是個聲色貨利之徒他此時刻刻不忘的惟有按院大人總要設法將大人陷害了方合心意恩公回去稟明大人務要晝夜留神方好再者恩公如有用着小可之時小可當効犬馬之勞決

不食言蔣爺聽了深深致謝辭了甯英父子徃按院衙門而來暗暗忖道我這回去見了我大哥必須如此如此索性叫他老死心塌地的痛哭一場省得懸想出病來反為不美就是這個主意不多時到了衙中剛到大堂見兩墨從那邊出來便忙問道大人在那裡兩墨道大人同衆位俱在書房正哭呢蔣爺點頭轉過二堂便看見了書易仙就先自放聲大哭道哎呀不好了五弟叫人害了死的好不慘苦吓一壁嚷着一壁進了書房見了盧方伸手拉住道大哥五弟真個死了也盧方聞聽登時昏暈過去韓彰徐慶連忙扶住哭着呼喚展爺在傍又是傷心又是勸慰不料顏查散那裡瞪着雙睛口中叫了一聲賢弟

呀將眼一瞓往後便仰多虧公孫先生扶住却好雨墨趕到急急上前也是亂叫此時書房就如孝棚一般哭的叫的忙在一處好容易盧大爺哭了出來蔣四爺纔放心展爺又過來照着顏大人幸喜也還過氣來這一陣悲哭不堪入耳展爺與公孫先生雖則傷心到了此時反要百般的解勸盧大爺痛定之後方問蔣平道五弟如何死的蔣平道說起咱五弟來實在可憐這也是他素日陰毒刻苦所以遭此喪亡便將墜落銅網陣遭害的緣由說了又哭哭了又說分外的比別人鬧的利害後來索性要不活着了要跟了老五去急的個實心的盧方倒把他勸解了多時徐慶粗豪直爽人如何禁的住探磨連說帶嚷道四弟

你好胡鬧人死不能復生也是五弟命短只是哭他也是無益與其哭他何不與他報仇呢衆人道還是三弟想的開此時領大人已被兩邊攙進後面歇息去了忽見外班拿了一角文書是襄陽王那裡來的官務公孫先生接來拆開看畢道你叫差官略等一等我這裡即有回文答覆外班回身出去傳說公孫策對衆人道他這文書不是爲官務而來衆人道不爲官事卻是爲何公孫策道他因這些日不見咱們衙門有甚麼動靜故此行了文書來我這裡也必須答覆他明是移文暗裡卻打聽印信消息而來展爺道這有何妨如今有了印信還愁甚麼答覆麼蔣平道雖則如此他若看見有了印信只怕又要生別的事端了

公孫策點頭道四弟慮的是極如今且自答了回文我這裡嚴加防備就是了說罷按着原文答覆明白叫雨墨請出印來用上外面又打了封口交付外班即叫原差領回官務完畢之後大家擺上酒飯仍是盧方首坐也不謙遜大家團團圍坐只見盧方無精打彩短嘆長吁連酒也不沾唇却一汪眼淚泡着眼珠兒何曾是個乾大家見此光景俱各悶悶不樂惟獨徐慶一言不發自己把着一壺酒左一杯右一盞彷彿拿酒煞氣的一般不多會他就醉了先自離席在一邊躺着去了衆人因盧方不喝不吃也就說道大哥如不耐煩何不歇息歇息呢盧方順口說道既然如此衆位賢弟恕劣兄不陪了也就回到自己屋內去

了這公孫策展昭韓彰蔣平四人飲酒之間商議事體蔣平又將雷英說奸王刻刻不忘要害大人的話說了公孫策道我也正爲此事躊躇我想今日這套文書回去奸王見了必是驚疑詫異他如何肯善罷干休呢咱們如今有個道理第一大人處要個精細有本領的不消說了是展大哥的責任甚麽事展兄全不用管就只保護大人要緊第二盧大哥身體欠爽一來要人服侍二來又要照看此差交給四弟我與韓二兄徐三弟今晚在書房如此如此儻有意外之事隨機應變管保諸事不至遺漏衆位弟兄想想如何呢展爺等聽了道狠好就是如此料理罷酒飯已畢展爺便到後面看了看顏大人又到前面瞧了瞧盧

大爺兩下裡無非俱是傷心不必細表且說襄陽王的差官領了回文來至衙中問了問奸王正同衆人在集賢堂內即刻來至廳前進了廳房將回文呈上奸王接來一看道噯呀按院印信既叫孤家盜來他那裡如何仍有印信豈有此理事有可疑說罷將回文遞與鄧車鄧車接來一看不覺的滿面通紅道啟上千歲小臣為此印原非容易難道送印之人有弊麼一句話提了醒奸王立刻吩咐快拿雷英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